

父亲的秋天

■ 赵素霞（辽宁）

不知从何时起，倏忽间晚风中带着些许的凉爽，飘进屋的不再是丁香花惹火的香，而是秋高月下，葡萄园里的果香。我知道，父亲的秋天来了。

我是在农村长大的，每到秋天，看见的是农田里的瓜果飘香和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，看见的是秋高气爽间，父亲在自家的院子里栽培的那些绿绿的葡萄藤上挂满的葡萄。

父亲弯着身子，麻利地给这些葡萄藤剪枝、上油角。我跑到葡萄园里摘一串即将成熟的葡萄，欢欣雀跃地捧给父亲让他尝鲜。父亲欣慰地摸着我的头发，

■ 杨瑞雪（河北）

我喜欢清晨的阳光，当第一缕阳光透过玻璃窗，映入眼帘的，是这个

玻璃窗中的阳光

绚烂的色彩和充满希望的开始。

童年时，我曾经路过一座古老的建筑。建筑的玻璃窗漂亮得仿佛是仙女洒下的彩虹，当阳光穿透玻璃，建筑内部便被五光十色的光斑所点缀。阳光，就这样与玻璃窗有了一段彩色的故事。每当我经过，我都会被那些斑斓的色彩吸引，驻足观看。玻璃窗上画着各式各样的小人，他们或安静或忙碌，演绎着我看不懂的故事。听老人说，玻璃窗上绘画的是关于信仰、希望和爱的故事。我不懂老人口中陌生的名词，但隐约明白了那些色彩寄托了人们心中的情感与梦想。阳光如同时间的手，将玻璃窗中古老的故事一点点呈现给我们，让我们感受到那份跨越千年的情感。

初中时，我曾在乡间看到一所旧房。那是一个老旧的联排砖瓦房，里面住着工厂的职工及家属。十余平方米的职工宿舍除了一床一桌一椅就什么也放不开了，里面却住着一家四口。它的玻璃窗破旧不堪，窗框上的绿色油漆早已卷翘脱落，但当阳光照射到它身上，却仍旧散发出温暖的光芒。那光芒中是一家人的欢声笑语，是孩子们玩耍的身影，是少女稚嫩的歌声。玻璃窗把阳光平等地传递给每个人，告诉他们不能失去对生活的热爱，不能失去对美好的追求。

玻璃窗和阳光还会织一个斑斓的梦。记得小时候，每到冬天雪花飘落，玻璃窗上便会出现鬼斧神工的冰窗花。我和姐姐最喜欢趴在窗户上看这些千姿百态的冰窗花，它们有的像连成一片的枫叶，有的像冬季盛开的白牡丹，有的像洁白的芦苇花，还有的像高傲的松柏。每一片冰窗花都独一无二，如同水晶般晶莹剔透。最美的是，当清晨的阳光洒落，冰窗花就折射出彩虹一般的光芒，像是一个斑斓的梦。我常常想，是不是大自然也喜欢这玻璃窗，所以在冬季送来了冰窗花作为礼物，与阳光、玻璃窗一同创造了这绝美的景象。

在现代都市中，玻璃窗的形态已经多种多样。高楼大厦的玻璃墙，反射出蓝天白云，与城市的繁华相互辉映；文艺咖啡店的小窗，摆放着绿植与精致的小摆件，宛如一幅静谧的画作；蓝白教室的玻璃窗，稚嫩的小脸们书声琅琅，承载着未来的希望。时光流转，玻璃窗中的故事更替变化，不变的是那份阳光透过玻璃窗传来的温暖。

玻璃窗，仿佛是一扇时光之门。它记录了历史，见证了时代的变迁，承载了人们的希望和梦想。而阳光，就如同生命的涌动，给予玻璃窗以生命，让它的故事得以流传。也许，有一天我们会离开熟悉的地方远行，但我们心中那扇玻璃窗永远不会关闭。因为它不仅仅是玻璃窗，更是一个世界，代表了爱与温暖。

说，真乖……可，这仅仅是我的幻想罢了。真实情况是：每一次我摘下将熟未熟的葡萄时，父亲都会很严厉地训斥我：“葡萄还没有成熟，不要白白糟蹋了！”我耷拉着小脑袋抽泣着，父亲立刻心疼得不得了，忙不迭哄我，说葡萄真甜，我将信将疑地把葡萄咬在嘴里，酸酸的，仿佛又有一丝甜。

秋天里的一天，我上小学了。虽说那时候家家户户的光景都不好，可我的吃穿用度比其他小伙伴要好得多，我的学习成绩也不甘落后，每每的考试成绩都令父亲觉得骄傲自豪！每年中秋节前后，父亲与母亲每天都在葡萄园里忙碌着，父亲踩着木凳子，剪下一嘟噜一嘟噜熟透的葡萄，

母亲端着圆篓小心翼翼地接着。剪完葡萄，父亲拣些大串的满满地装一筐，一大早把这些葡萄送到集市去卖。

又是一年秋天，父亲递来一串葡萄，说学习累，歇一歇吧。看着又大又圆的葡萄，我的口腔似乎溢满了甘甜的汁水，可我硬是将那串诱人的葡萄放回筐里，说，写完了作业再吃。我知道这秋天是属于父亲的。

再后来的秋天，我上了高中，父亲也用他的秋天，一年年把我培养到那个令我和父亲激动的秋天。那个秋天，我捧着录取通知书，背着行囊，独自离开家乡去外地求学。车上，我打开父亲匆忙中塞给我的包裹，里面是两串熟透了的葡萄，我摘

下一颗放到嘴里，特别甘甜……

在我大学毕业工作的那年秋天，父亲精心侍弄的葡萄和往年一样，又结出了硕果。父亲摘下满满的一筐，坐上几十里的车，送到我工作的集体宿舍。自家种的葡萄，刚剪下来的，没有农药，大家放心地吃吧，父亲热情地对我的室友们说。父亲的这筐葡萄，得到了同事们的一致夸赞。我说，这是父亲秋天的果实。

我自结婚后，每年秋天葡萄成熟时，都会回到父亲的身边，一杯清茶，几串葡萄，聊一些以前的事，聊一些未来的事。

如今，又是秋天了，父亲却不在了。父亲秋天的果实，依然一年一年，像曾经一样甘甜。

鱼腐里的思念

我在旁百无聊赖，便央求外婆让我打鸡蛋，将蛋黄和蛋清分离。这时，表弟表妹们总喜欢在旁边捣乱，用手指蘸上我刚分离出来的蛋清，互相追逐着往对方脸上涂抹，不多时我也加入了“战队”，整个屋子里回荡着我们吵闹的声音。外婆心疼被糟蹋了的蛋清，又不忍责怪我们，只是笑着摇摇头作罢。外公把蛋清和肉糜调成鱼胶，再把鱼胶捏成大小均匀的小丸，小心地一个个放入油锅开炸。看着油锅里的鱼胶迅速膨胀变成一个个形似圆球、晶莹剔透、皮薄如纱的金黄色鱼腐，外婆会露出舒心的微笑，并拿着大漏勺不停地搅动着它们，口中则念念有词：“鱼腐鱼腐，愈来愈富，金黄金黄，金玉满堂，鱼腐一碌，黄金满屋。”

刚炸好出锅的鱼腐甘香诱人，浓浓的鱼香味飘出了院子，把邻家的孩子也吸引过来了，小院顿时热闹非凡。皱纱鱼腐吃法有很多，炸出即可食用。一口下去，满口酥脆，唇齿间都

是鱼香。外婆通常用鱼腐搭配其他菜一起焖烧或煮汤，而鱼腐有着久煮不烂的特性，吸满汤汁的鱼腐入口更爽滑有韧劲，爆汁流浆让人回味无穷。我们围桌而坐，吃着热气腾腾的皱纱鱼腐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温馨而美好的夜晚。

如今，外公外婆早已离去，我也离开家乡多年，但我仍无比思念他们亲手做的皱纱鱼腐。也许，是因为走遍大江南北，尝遍各地的鲢鱼也无法与家乡的鲢鱼媲美；又或许这道宴席必备菜式，跟随着我见证着无数亲友的喜悦时刻，浓缩的是家乡父老情真意切的影子；又或许是因为当年外公外婆不辞劳苦，为招待我们起早摸黑做出这一道菜，饱含着对我们的生活团圆和美，愈来愈富的期盼。

想到这里，我提起女儿的小手打着拍子，像当年的外婆一样念着：“鱼腐鱼腐，愈来愈富，金黄金黄，金玉满堂，鱼腐一碌，黄金满屋。”

泛舟泸沽湖

片。它们不仅特别好看，还能吃。让我对它们的好感又增加了几分。

划桨的是两个摩梭人，一个是舅舅、一个是外甥。他们一个在船头、一个在船尾，一个在左、一个在右，非常吃力又默契地奋力地往后划着，船儿在他们汗水的配合下，缓缓地匀速地向着目的地——里务比岛驶去。

可能是年长的原因，或者是性格的原因，舅舅一直在跟我们讲着摩梭人的风俗，讲着当地的风土人情，并回答我们提出的各种问题。外甥偶尔回应上一两句，其他时间就默默地看着前方。我们老家有句话叫“外甥都像舅”，这是舅舅指的长相比较相像。仔细一看，这甥舅俩都是黝黑的肤色、修长的身材，长得特别像，脸型一致，五官贴近，甚至笑起来的样子都没有差别。

离里务比岛约有一公里时，船家让我们往岛的右边看，还问我们右边的岛像什么。立即有人说像乌龟，仔细一看，果然如此，神似形更似，顿时被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而折服。船家连忙夸我们，还介绍说那边已经属于四川了。没想到这次我们要在四川、云南之间走个来回，心里自然有几分得意。走到乌龟岛边上时却又感觉不怎么像了。人与事也是如此，往往远看才能看得更清楚。

快到乌龟岛时，船家让我们往水下看。这时就看到了湖底，七八米深、宽四五米，像两个池塘中间的堤坝一样明

■ 张理坤（河南）

民以食为天，北方的农作物除了小麦玉米，薯类当仁不让紧随其后。我的家乡就盛产红薯，那沁人心脾的甜蜜氤氲着童年，萦绕在记忆深处。

祖父是种田能手，是人人称赞的庄稼把式。他每年都会在麦场边、地垄头开一片空地种红薯，锄头、镢头轮番上阵，翻来覆去把土地敲得细细的匀匀的，插上嫩绿的红薯苗，隔一段时间浇一次水，红薯秧子长势迅速，交织成绿油油的海洋。粗壮的茎蔓上缀满了椭圆的心形叶片，油光发亮。

霜降前后，祖父套好车，喊上全家人带上工具去收红薯，钉耙、铁锨、锄头全部上场，大人们分头在地里挖掘，先在薯叶间隙挖几下松松土，一手攥起枝蔓用劲儿往上提，成串的红薯沉甸甸地悬在半空，碧绿的叶、褐色的茎、红彤彤的根，那份欣喜令人陶醉。几时的我也比葫芦画瓢，拎着小铁铲东挖挖西找找，偶尔寻到几只细细的“漏网之鱼”，便像立了大功一般到处炫耀。收获的红薯去掉茎叶，成堆地聚在空地，祖父大手一抓，甩掉表面的泥土，一股脑塞进尼龙布袋，在架子上摆成小山。祖母将红薯秧子打成捆儿，院子里养的鸡鸭鹅，猪牛羊全指着这天然饲料养膘呢！

一车车红薯运回家，在庭院里稍稍晾晒，待外皮发干便要窖藏。那时候，每家都有地窖，屋后、墙边，直直向下约一丈来深，两边备有脚洞，身手敏捷的年轻人可以自如攀爬，底部十分宽敞，作为储藏室，支着木头架子、放着大箩筐，既防潮又避鼠。用麻绳捆扎得结实实的一袋袋红薯送下去，摆放整齐，用旧门板封锁洞口，再铺上厚厚的玉米秸杆，便可以安然过冬了。风霜雪雨丝毫不能奈何，即便是隆冬腊月，家家都可以吃上新鲜的红薯。我七八岁的时候也下过地窖，印象里底下有些潮，夹杂着土腥味，还有瓜果发酵的浓香。红薯无论蒸煮，味道都很甘甜，最解馋的要数烤红薯了。厨房锅灶下余烬里埋上五六块儿，耐着性子等上一阵儿，急冲冲拨出一块，吹吹灰掸掸土，揭开焦黑的外皮，软糯的红瓤冒出蒸腾的热气，热气中满是浓郁的香甜，让人垂涎三尺。

光阴荏苒，一晃二十多年过去，祖父母已是耄耋之年，躬耕的活计早就放下了，机械化农场作业取代了一家一户的小打小闹。九鳌红薯、烟薯、白薯等从四面八方运输到超市，一番烹饪摆上餐桌，香甜美味远胜当年自家种植的红薯。可是每到深秋霜降，我们便不由自主地回忆起收获红薯的往事，祖父脸上也会浮现出舒展的色彩，仿佛时光不曾老去，我们又推着车、扛着工具重返那片肥沃、丰厚的黄土地，回到梦萦魂牵的村庄……

■ 思佳（吉林）

秋雁惊飞，把芦花叫白了，芦花满天空，开的是如雪般的寂寞。

芦花是每年大自然开得最迟的野花，洁白如霜，似花非花，似雾非雾，平淡无奇，茫茫一片，成了芦花之洲。“潇湘一片芦花秋，雪浪银涛无尽头。”秋雁从芦花丛中飞出，直冲云端，在明净高远的天空，伸展着华美的姿态，影子落在地上，又被寂静的芦花托起。离别愁绪在芦花摇曳之中，远去的悲鸣是带不走的乡愁。

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，雁过长空，影沉水寒，芦花两岸雪，江水一天秋。

往远处眺望，空阔而幽暗的湖面上，吹拂着瑟瑟带着寒意的风，湖边停泊着一只船，一只低飞的白鹭，滑过芦花的声音，那样的熟悉，那样的亲切，暮空照水，多像一幅清疏淡雅的出水画。不由想起李煜的词：闲梦远，南国正清秋。千里江山寒色远，芦花深处泊孤舟。笛在月明楼。

记忆里，环绕我家的是一条如带的小河，似乎有水的地方，芦苇不请自来。幼时，我喜欢在薄雾似纱的晨雾中，踩着露水，在苇丛中拣拾鸭蛋，风拂过，芦苇发出沙沙的声响，也有窸窣的声音自不远处传来，可能是水鼠，抑或其他小动物。那时我还常常钻进苇丛中，在浅水里放上罐头瓶，瓶内有馒头屑，瓶口用塑料纸蒙上，留一小洞，用细绳一头拴住瓶子，另一头系在苇秆上，等贪吃的小鱼钻进瓶内。那时不知诗经里的“蒹葭”，就是这家门口的芦苇，更不懂诗间蕴有绵绵惆怅与凄婉，只觉得秋水含烟中，头顶大雁的叫声有些苍凉。

芦花絮可作填枕之物，父亲讲从前穷人还用芦花做过棉衣。后读到《孝子传》：闵子骞幼时，为后母所苦，冬月以芦花衣之以代絮。其父后知之，欲出后母。子骞跪曰“母在一子单，母去三子寒。”父遂止。古时“芦衣”曾作为孝子的标志。

晚秋时节，父亲会让我们采下芦花编草鞋，芦花似开未开时最好，结实又柔软。隆冬，空气也似乎被冻结起来，脚下却温暖如春，芦花草鞋穿穿脱脱间，一个冬天便不知不觉过去了。后来，我远离了故乡的芦花，岁月如水，父亲在长长短短的日子里渐渐老去，满头乌发已变成如霜的银丝，远远望去，如秋风中的芦花。

有诗云：“夹岸复连沙，枝枝摇落花。月照浑似雪，无处认渔家。”芦花，开亦清静，去亦清静。

霜降时节收薯忙

芦花摇浪浑似雪